

香 尘

暗 陌 系 列



台 湾

刘 铭

他满心的疑惑只等她来解答

痕 情 恋

I247.5
3769

憾 情 怒

刘 铭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香尘暗陌系列

憾情怒

(台湾)刘 铭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204-03243-8/I·557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郎州梵司马府

司马府大堂内一片静寂，贵为郎州司马的梵孤鸿稳坐在堂位上，仔细打量堂下坐着的三个儿子脸上迥然不同的表情。

从小就各自分居梵府别墅的三名子嗣，今日被人三催四请地齐聚祖宅，三人一进厅堂就各据一角，谁也不与谁亲，连他这名亲父，也无人愿靠近，令他不由得觉得心灰。

他再转望大厅最偏角空置的座位，刻满风霜的脸庞不禁露出一抹安慰的笑意。他的小女儿梵瑟今几个没回来，可能又是留在凤阳山上会情郎了。也只有他不会对他这个父亲摆出这种清冷生疏的脸色不会将他拒于千里之遥，只会贴心的为他分劳解忧。

十六年前，他的爱妻在生下梵瑟后即归天，留下他扶养四名子女；岂知在招来算命师为刚满月的梵瑟取名时，却算出梵瑟命中带克，上克父下克兄，如留在梵家，梵家往后将因梵瑟而家破人亡。他虽疼爱唯一的女儿，也不得不将梵瑟送往自己的亲姊，凤阳山九宫门主夫人，交由她代为照料扶养。

憾情怨

每个月上凤阳山探视梵瑟，他总庆幸当年自己的决定没错。梵瑟被姑母教养得知书达礼、天真又浪漫，与她的三名兄长大为不同，也只有她，是唯一一个不伤他的心的孩子。

他虽是文人出身，但三个儿子却无一人愿读诗书，也无人打算赴试科考以继承家业光大门楣，倒是个个皆对武学兴致浓厚，自幼便离家各投师门，直到武艺大成后才返家。

他早知这三个孩子的性格皆烈且残，原本是想藉习武让他们修身养性，万万料想不到却成了反效果。他们在武艺学成后，一个个在外头藉着高强的武艺和显贵的家世，做尽丧良败德之事，一再逼得他不得不以自身的官位，私下为他们庇护脱罪；因这三名劣子，他也从人口中的清廉好官，变成口耳相传的恶官。

当他五十大寿也是梵瑟十五岁时，从不曾回家的梵瑟，特意自凤阳山返家为他贺寿。就在那日，梵瑟头一回见着了她那三名以狠心声名大噪的兄长。

从那日起，他的心头开始觉得忐忑难安。

素来不具任何手足之情的三个儿子，竟然在见着梵瑟之后，异口同声的向他要求让梵瑟返家长居时，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儿子们惊艳的表情，眼眸中均漾起异常炙烈的神采。看见儿子们这等神态，他顿时觉得背脊发寒，当下脱口回绝了儿子们头一回对他的要求；但梵瑟在兄长们一声声要求下却软了心，点头答应每月返家探

憾情怒

视父兄一回。

随着梵瑟每月返家探亲，他心头的恐慌愈是加深。为了避免心中的恶感成真，纵使有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决定让梵瑟提早出阁，好应了算命师的话，名正言顺的永不进梵家大门。

此刻，梵家二少梵天残吊儿郎当地横坐在椅上，斜睨着眼、仰高下巴，毫不专重地瞪向梵孤鸿。

“你方才说什么？”刚才他可有听错？这老头说了什么来着？

“瑟儿在半个月后出阁。”梵孤鸿沉稳地重申。

性格更暴烈的老三梵天焰从椅上跳了起来，“才十六……”

梵孤鸿深吸口气，“十六足以为人妇。”儿子们的这种反应，完全不出他的意料，也正因如此，他更决定要将小女儿速速嫁出。

梵家长子梵天变缓缓地抬起头，冷冷地扫了父亲一眼，眼神之冷冽，令梵孤鸿不禁打起冷颤。

“瑟儿将下嫁何人？”他漫不经心的问，语气不愠不火，与两个急躁的弟弟大不相同。

“我曾允诺凤阳山之九宫掌门，其门下弟子若有人能取得天下第一名剑落霞剑，即将瑟儿嫁予为妻。”

梵天焰嗤之以鼻，“落霞剑长埋在艳炎洞窟底，洞内烈焰之灼热，天下无人能取那件旷世兵器。”九宫门的传世之宝落霞剑，连九宫门主自己都无法拿到了，那

感情怨

批做徒弟的又有谁能拿得到？传说那把剑会认主人的，若不是真命剑主，就算能忍受高热下到艳炎洞底，也不能将插在石上的剑拔出。

梵孤鸿得意地摇首，使梵天焰的气焰顿时消了大半。

“落霞剑已有人取得了？”梵天残不信那把天下第一名剑已经有了真正的剑主。

“正是。”

总是将一切视为无物的梵天变脸上表情终于有了变化，眯细了一双阴锐的眼。

“是谁？”他正打算出发去取那把天下第一名剑，没想到居然有人比他快。

“盖聂在上月初五已入洞取得落霞剑。”梵孤鸿对九官门主的大弟子盖聂欣赏有加，也十分满意能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他。

梵天变的眼光转冷，“盖聂？”那个在江湖上处处抢尽他锋头的头号对手？

“九官门主意属将来由盖聂继承九宫门。”梵孤鸿更加抬高未来女婿的身价。

梵天焰听了猛地踢碎桌椅，顺手砸了摆设的琉璃花灯、古玩玉器、云母屏风，唧唧当当的碎裂声，清脆脆地在大厅回响。

他喘着气大吼，“老子管他继承什么，区区一介武夫莽民，他配不上瑟儿！”他们是何等华贵的门弟，一

憾情怨

个平民百姓也想高攀？

“瑟儿与他青梅竹马。”梵孤鸿对梵天焰的行为无动于衷，“她对盖聂，比对整个风阳山上任何男子来得亲近婉爱。”

梵天残大刺刺地瘫躺在椅上，欣赏一地破碎的残屑，嘴角勾起愉快地笑，惹得梵天焰更是火上心头，又砸了数样宝器。

同样也低看地上斑斑残屑的梵天变偏头想了想，心中立刻有了计较。

他仰首带笑，冷不防地朝梵孤鸿放出宣言。

“瑟儿会有更亲近的人，而那个人，绝不是盖聂。”全天下就只有盖聂他不能容许，他不能容许盖聂在武学造诣上胜出他，他不能容许盖聂登上郎州第一门派的掌门位置，他不能容许，他要的女人嫁给盖聂！

梵孤鸿刷白了老脸，一瞬也不瞬地看着满是自信的子，在长子的笑容中，他嗅到了更令他心惊胆寒的味道。

他困难地咽了咽口水，“盖聂和瑟儿……他们俩早就有情了，这桩婚事乃天作之合。”

“情？”梵天变笑得两肩不停抖动。

“狗屁！”梵天残目光阴沉，“瑟儿才不会看上他。”他绝不承认瑟儿会把心给一个普通男子。

梵孤鸿没把四处砸东西发泄的梵天焰，和在旁喃喃怒骂的梵天残看在眼里，只对笑得甚是开心的梵天变倍

憾情怒

感惊心，生怕向来喜爱边笑边杀人的梵天变又会做出什么恶事。

“天变，你认为何人才配得上瑟儿？”他小心翼翼地问，紧揪着一颗心求证。

“我。”梵天变一扬眼，眼底流转的独霸气势震得梵孤鸿大惊。

“浑话！”这是什么兄长？竟然想占自己的妹子？

“配得上瑟儿的人，是我。”梵天残纵身从椅上跃起，气势也不比兄长弱。

“我才是！”梵天焰抹去一头大汗，也扯开了嗓子穷嚷嚷。

梵孤鸿几乎无法攀住椅子的扶手坐正，不敢相信这三个儿子竟然有这种败坏道德人伦的思想。

一年前在祝寿宴上，他并没有看错，这三个儿子真的对瑟儿有不寻常的爱恋，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甚，几乎将瑟儿当成了非抢夺不可的女人。他当年为什么要被瑟儿说服让她每月返家一次？如果不让他们见着瑟儿，或许就不会有今日这种情形。而他的这三个儿子，怎么会有这种世所不容、人伦丧尽，不能有也不许存在的狂乱心态？

梵孤鸿在难以自持的心丧心灰之中，勉力找出为人父的尊严，挺直了腰杆，重新面对这三个无法无天的劣子。

他厉声斥责，“你们是瑟儿的兄长，谁都别想碰她

一根寒毛！”

梵天变啧啧有声地摇首，缓缓踱至他面前，挑眉低笑，“一个十五年未见过面的女人，我会当她是妹子？”他从来就没把那女人当成妹妹过。

“你们与瑟儿是血脉相同的亲手足，这种话你们也说得出口？”梵孤鸿气急地抚着胸口，对听见的话语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心里竟没有一丝道德与人伦！

梵天变笑得更惬意，“血脉相同又如何？亲手足又如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梵孤鸿喘不过气，汗珠一颗颗溢出额际，对这个儿子的话意害怕至极。

“在我眼里，她只是个女人。”女人就是女人，有什么血脉之别、手足之分？脱光了衣裳躺在床上时，不都是一个样？

梵孤鸿抖着声，“你说……你说什么？”

梵天变敛去了所有笑意，一步一走近他，狂放地开口，“我——要——得——到——她！”

梵孤鸿气抖得一巴掌就此挥出，梵天变偏个身轻松闪过，愉快地低视扶按在椅上的老父。

“畜生！你想违逆伦常？”梵孤鸿犹喘息不停，作梦也想不到他的女儿会招来这种狂乱的爱。只见过数次面，长子就想将亲妹变成自己的女人？

“我梵天变就爱乱伦背常。”他放恣地笑，挑眉笑问：“你忘了？我从未读过诗书，更不识礼教。”

憾情怨

梵孤鸿瞪大眼，挣扎地站起揪紧长子的衣衫，“说起武学资质、人品，你们一个也不及盖聂，还妄想与他抢？你真以为这世上无人能与你相敌吗？要不是盖聂无半分与你相争的念头，你早死在他的手下无数次！”

他就是让儿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惯了，他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那个样样都比他的盖聂，轻而易举就能将他的自信摧毁！

“谁说他不想与我争？”梵天变轻蔑地扯开衣角，让梵孤鸿跌回太师椅里，眼底泛起血红的杀光。

郎州年年武状元大会，盖聂年年稳居武状元之位，而他，却得屈居他之下；无论刀、枪、剑、棍，盖聂都要与他争，都要比他强！他该是在人人之上的，一个平民凭什么比他强？凭什么处处打乱他痛快的生活？他要杀之人总会被盖聂所救，他欲洗劫的富家总能请来盖聂所护，他求之不得的天下第一名剑，轻而易举就被夺走了，就连他要的女人，盖聂也不放过！

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得到的比他多？

梵天变邪魅的脸庞蓦地肃冷，这一次，他再也不会让盖聂抢先！

他邪冷地笑着，眼底闪烁着妖光，“将死之人怎能与我相较？”盖聂一死，这世上就再也无人能阻拦他，他要的女人，也将归他所有。

“将死之人……你想做什么？”梵孤鸿大大地打了个寒颤，遍身抖寒发冷。

憾情怨

“梵天残、梵天焰。”他转首向两名同怀祸心的弟弟，“你们要看他把瑟儿送出阁？”

梵天焰冲口反驳，“休想，瑟儿是我的！”那个美如仙、媚如娇的瑟儿不是他的妹子，是他渴盼了多年，一直追寻的女人。

“除了我，谁也别想娶她。”梵天残狠意十足地开口，凶光直打在梵孤鸿身上。

梵孤鸿对这三个儿子彻底心死，深深痛责自己没善尽管教之责，才会养出这三个披戴衣冠的禽兽。瑟儿不是算命师所说会毁去梵家的人会让梵家万劫不复的，是眼前的这三人。

“你们这一批。”他才开口，梵天变身形一闪，两掌端端正正地摆在他的病上，直逼他的颈间。

“你不该有将瑟儿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念头，这后果，是你自个儿招的。”梵天变不再容忍任何辱骂，俯身在他耳边轻嘲，暗自提起真气蓄力在掌心。

“你……你敢？”颈间的掌劲仗梵孤鸿难以喘息，只能瞪亮了老眼望着状如魔人的长子。

“我敢。”

梵天变在他耳边笑意盎然地说毕，两掌往旁一滑，以内力震断他背后的骨髓，梵孤鸿长声痛号，无力地滑下椅角，口中溢出悄悄的血丝两眼望着亲手残害自己的儿子。

梵天残眯眼审视未死的老父，讥嘲地转身。

憾情怒

“你会心慈手软？”只震碎背脊，这功天算什么？
“一个老人也下不了手，足见你师父没将你调教好。”

“日后他还有用处。”这个瑟儿崇敬的父亲利用的价值不小，未来几载内，还不能死。

梵天焰受够了老父边咳血边喘气的模样，心火一起，纵身跳至老父面前，手掌就要朝天灵盖拍下。

梵天残格住他差点拍上的大掌上立刻引来梵天焰的狂怒。

“你没听见他的话吗？或者，你的师尊只教会你杀父？拿出其他本事让本少爷见识见识。”梵天残话语未竟就朝亲弟劈出一掌，打算就此减少一个争夺女人的敌人。

梵天变任他两人自相残杀，含笑扶起四肢失去动弹能力的老父，让他端正的坐回椅里。在以巾袖拭去老父口角的血渍时，他又想到了另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

“住手。”他冷声对各中数掌的弟弟们命令，见无人理会他，他又飞快地跃移至他们之间，一人一掌地轰开他们。

在无防备下受到重击的两人瞬时跪倒在地，梵天变提起梵天残的发，不着痕迹地将掌和在他的脉门上威胁，“梵天残，你替老头去向九宫门纳采。”

“你还要嫁瑟儿？”梵天残顿时气涌，正要顽抗他的力道时，手腕立刻传来阵阵刺痛，痛苦得不得不闷声点头。

梵天变将他扔至一旁，“我要将瑟儿嫁入咱们梵家。”

从今日起，他就是主宰梵司马府的主人，而他的首件要事，便是将想要的女人接回府内。

“盖……盖聂呢？”梵天焰坐在地上，气息不稳的捂着胸口问。

梵天变但笑不语，而反应机敏的梵天残则讽刺地开口，“这还用得着问吗？”

“顺道连所有九宫门人一并杀了。”梵天变不在意地耸耸肩，随口又扔下一句。

“你就张大眼，瞧瞧我杀人的技巧怎么个比你高明吧。”梵天残转头对梵天焰摆下狠话。

“到时可别留下活口喔。”那么多的人，就看他用什么技法去杀，只要他别先被盖聂宰了就行。

“瑟儿这辈子再不会离开梵家一步。”梵天变眼神一凛，“你们要争，往后机会多得是。”事未成就先斗得两败俱伤，这两个无能的弟弟他要来何用？

“咱们三个谁能得到瑟儿？”梵天残握着差点被拧断筋脉的手腕，问满面笑意却无丝毫温度的长兄。

“来日方长。”这一点，可以留待日后慢慢商讨。

“十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形单望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

梵瑟将刻刀搁下，举起手中刚刻上诗词的彩石，在由窗外射入的阳光下，细细审视彩石上的每一笔刀工。

不期然的，手中的彩石不翼而飞，她眨眨长睫回身一看，九宫门排行第三的弟子众乐，正目不转睛地拿着她刚刻好的彩石逐字逐句读着，嘴边也扬起戏谑的笑意。

“哟！瞧瞧咱们小师妹又在石上刻了什么？”众乐拿高了彩石，暖暖昧昧地反覆朗诵上头的诗句。

“你别看！”梵瑟俏脸微红，伸长了皓腕想拿回刻有情诗的彩石。

众乐仗着身长优势，硬是不还给她，任凭身材娇小的梵瑟使劲了气力往上跳，就是拿不回彩石。

“这诗……”众乐低下头，坏心眼的在她耳旁低语，“你写给大师兄的？”整首诗里情意绵绵的，准是她又对心上人做石刻了。

“我……”梵瑟一双小手掩不住满面的红霞，“你瞎说……”

众乐又故意调侃，“不是给大师兄的，那就是给我的罗？”语毕，他作势要将彩石往袖里放。

“才不是写给你的，还我！”梵瑟又羞又急的跟他抢，惹得众乐笑呵呵的满屋子跑，让脚程慢的梵瑟在后头追。

一脚踏进盖聂居处的九宫门二弟子百善，差点就迎面撞上被众师兄弟捧在掌心呵护的小师妹。他一手一人地拉住了满屋跑的两人，在梵瑟的两脚站稳后，又忙不迭地放手，不敢对她规矩。

憾情怒

百善的表情颇讶异，“瑟儿，你怎么还在大师兄这儿？”都快做新嫁娘的她，怎还有闲暇在盖聂的屋子里与众乐胡闹？

梵瑟像做错事的孩子，扭着裙摆，支支吾吾地，“我……我在做石刻。”

“你还做石刻？不是昨日就该回梵府了？”昨日梵府早派人来迎接她回府准备婚嫁之事，这会儿她怎么还留在这？

“我……”提及梵府，梵瑟悄悄地垂下头。

百善以为她是因距离婚期还有半月，舍不得离开未来的天君盖聂，所以才不想回府待嫁，一直留在盖聂这儿整天对石刻字，等那个快忙翻天的准新郎回来。

他柔柔的劝着，“你爹都派你二哥来纳采了，师娘说纳采时新娘不能在天家，这样会不吉。你先回梵府好吗？”

梵瑟清丽的脸庞闪过一丝愁容，将曳地的裙摆扭得更紧。

“师妹，你片刻也舍不得离开大师兄这位新郎官？”众乐又取笑地半弯着腰在她面前问。

正心烦的梵瑟忍不住推了老爱逗她玩的众乐一把，赌气的偏过头不理他，紧抿着小嘴生闷气。

“新娘子害羞了！”众乐开心的大笑。

盖聂疲累又带火气的声音在众乐的笑声中响起。

“全在我屋里做什么？”他被师父、师娘叫来叫去，

憾情怒

又是写喜帖又是试穿红袍的，一整个早上忙得团团转，而他的两个师弟就这么闲窝在这儿，这把瑟儿逗得紧抿着小嘴？

瞧见瑟儿微怒带忧的表情，盖聂还站在门边，不悦地拢紧了浓密的剑眉，俊脸变得冷冷的，墨黑色的眸子朝百善一转，百善立刻识相地转首避锋头。

众乐还嫌玩得不过瘾，“大师兄，你就叫咱们未来的嫂子先回府待嫁嘛，再急也不必急着先来会新郎官呀。”

“我……我回去了。”梵瑟抬头看了盖聂一眼，红着脸蛋低首往外头走。

盖聂在门前一手拦住她小小的腰肢。

“我送你。”他轻轻拉近她，声调柔缓了许多，偏着身子在她耳畔低吟。

“大师兄，师娘交代我们小师妹不能由你来送，这事当头会忌讳的。我替你送瑟儿。”百善摆出和气的笑脸向盖聂说明，伸长了手想向他要回他手中的人儿，好照令送梵瑟下山。

“对嘛，新郎官这差事我们来就行。”众乐才伸手上前要碰梵瑟，便被盖聂瞪吓得赶紧收回手。

众乐怕怕地看着占有欲极强的盖聂，“碰一下也不行？”哇，还没娶妻就这样了，一旦娶妻之后，他们这票师弟不就只能远观这美美的小师妹了？

盖聂不疾不徐地再送他两记白眼，并把众乐身旁的